

深读·在人间



编者按

距离小悦悦事件发生已经半个月了，相关讨论还在持续发酵。这样的讨论，以后还会有，因为还会有一些事逼着我们思考，逼着我们讨论。问题不终结，这样的思考和讨论也会继续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事发半个月后去探访广佛五金城的原因。我们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，深入到五金城商户日常生活中，对“18位路人”所在的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有更深的认知。

广佛五金城 飓风眼中的平静

——探访“18位路人”所在的社会生态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德峰

五金城给予的安全感渐渐消散，住到外面去的不安也没有一点减少。外地商户的这种不安，大部分并非来自亲历，而是每天接收到的负面信息的积累。发生在佛山，甚至广州市区的盗窃、抢劫、儿童被碾轧等负面信息，经过报道后，最终通过商户每天面对的电脑网络，被他们接收。

每天坐在档口内长达10个小时的商户，绝少有时间与外界接触。这些杂七杂八的信息，也就构成了他们想象中五金城外世界的模样。

对记者，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提醒，“拿好你的包，小心飞车党。”

带禁忌的老乡圈子

当五金城给予外来户的安全感渐渐消散时，他们只能另找庇佑之所。他们首先想到的，便是五金城内的老乡。

“做轴承的那些人，都是山东人。”在五金城经营一家铁丝档口的河南商人王磊，指着市场内的轴承店说。

山东人占据了五金城内绝大多数轴承生意。说到山东人，王磊很是自豪，“我们老乡在广东地区就有几百家，分散在广东省的多个五金市场，这个市场里面就有100多家。”而山东人之所以在广东做轴承生意，是因为在山东聊城与河北邢台交界处，有一个叫做烟店轴承市场的市场，可以提供价格合适、数量充足的货源。

不过，王磊并不是山东人，他的家在河北省邯郸的农村。

“从我们村过去一条河就是聊城”，地理位置的接近，是王磊把自己当做山东人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五金城内的河北人多数做筛网生意。由于不是同行，彼此之间没有多少交往，所以，“没有和山东人感觉亲近”。

老乡、同行，有了这两个条件，才会让两家商户走得近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亨通轴承店的老板王建，才会因为小悦悦出事时，自己没在现场感到遗憾。

王建的孩子一岁多了，因为两家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，所以王磊的母亲会常带王磊来店里坐坐，两家关系也渐渐亲近起来。

不过，王建夫妻对小悦悦父亲王昌没那么熟。“认识”而又“不熟”，是多位受访者对五金城商户间人际交往最惯常的评价。王建说，真正很熟的朋友，也就是同村的十多个老乡。而对泽东轴承店的小王来说，那种能到对方家里吃顿饭的朋友，“有一两家就是好的了”。

王磊说出这样的话不奇怪，五金城内的商家可以彼此到对方档口串门，拉拉家常，但他们并不轻易到对方家里去。

“你想，如果你白天到人家家里坐一会儿，万一人家来个客户，不就像抢生意一样吗？”王磊姐姐说。

除了不能到“家”里做客之外，商户们彼此绝不会说起生意上的事。“老乡们坐在一起，不会谈到生意，即使关系再好也是这样，你不会问，我不会讲，这是都懂的道理。”鑫兴轴承店老板坦承，做生意和别的事情不一样，“一问就要抢客户一样”。

私下感情与生意之间，被商户们划出一道界限。而这分谨慎的坚守，更多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有商户曾直言，“说多了对自己不好”。

档口几乎是全部的生活世界

带着禁忌的乡情，让五金城的外地商户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家档口上。每个走过五金城档口的陌生人都会发现，这些商户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。

26日上午，就在小悦悦出事路口处的一家五金店内，年轻的店员专心玩着电脑射击游戏；在一家轴承店内的电脑屏幕上，挂的是还没有结束的纸牌游戏。

商户们或对着电脑，或接着电话，或坐在办公桌后，看着路上车来车往。即使站在店门口，也不会对路上走动的行人打招呼，他们已经习惯买家自己走进店里。

早上8点多，沪信铁丝店负责人王磊就来到五金城，打开卷帘门，撤掉包裹在档口外货物的帆布，打开电视机，坐在档口前排的办公桌后，等待顾客上门。

生意大部分通过电话完成。客户通过电话订货，王磊联系物流发货，并打电话确认到货……

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手机、固话轮番响起。而档口一开，“随时都会有人过来”，所以从早上8点，一直到下午6点多，王磊“一天全泡在店里，像坐牢一样”。

与沪信铁丝店不同，来自山东的轴承商多是家庭经营模式，夫妻、兄弟、姐妹守着个档口，白天做生意，晚上回去带小孩、看电视、睡觉，24个小时，就这样循环往复。“很少逛街。每次逛街动不动就是几百块，有时一天开张还赚不到这么多钱。”王磊姐姐说。

而档口因位置不同租金也不同。以王建的亨通轴承店为例，进场费一万元，32平方米的店面，每平方米租金75元，月租金2400元；仓库月租金500多元，店铺水电费每月将近200元，每月汽油费500多元；每月还要缴卫生管理费、治安管理费等。另外，王建一家三口租住30多平方米的一室一厅，租金500元。两口子每天生活费60元，孩子每月花销一千多元。这些开支加上进货成本，压得王建两口子每日不得不致力于生意，基本没有时间与市场里的其他人进行深交。

档口，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世界。

“我们就靠自己，没有人管，也管不了别人”

不过，即使习惯了以家庭为核的生活方式，但在同一个顶棚下，邻居档口有时还是会相互帮助的。

“大家相互调点货，很正常的，任何人都有缺货的时候嘛。”王磊所说的相互调货，是发生在五金城内最常见的互助方式。

“都是一些小事，包括相互借用一下摩托车。大事嘛，我们管不了。”所以，那辆被推走又被好心人追回的三轮车，成为泽东轴承店小王常常提及的“现在这个社会，爱心不是没有”的典型案例。

与个体互助相比，即便在佛山打拼多年，这些外来户依然觉得自己是“外来户”。“我们每年都缴税，应该能享受本地的政策”，而孩子在老家上学，平时又很少生病的一些老板，对于自己能享受到佛山当地的哪些社保政策，根本说不清楚。

这一点，小王的姐姐深有体会。虽然每年交的税费一分不少，但等孩子上小学，她还要再交一笔赞助费。这笔多达3万元的赞助费，要以自愿捐助的名义缴纳。

“保险、医疗都没有，缴纳社保要在佛山有房子，而我们的户口都在老家。买一套房还只能落一个孩子的户口，这边房子又贵，即使建了经适房，也不一定能买到。”说起这些，已经在佛山打拼五年的小王姐姐有些失望，“我们就靠自己，没有人管，我们也管不了别人。”

“关键是，没钱什么都做不了，关系也是钱买出来的。”通过长年的积累，小王姐姐一家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一些社会资源。她和弟弟相信，有钱才是掌握社会资源的前提，“商有商道嘛”。

对于“商道”一词，沪信铁丝店老板王磊给出了最直接的解释：“做生意的，你给我钱，我给你货。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也不找事”，遵循这个原则，王磊在佛山的8年时间里，很少碰到麻烦。

“小悦悦出事的地方就在附近吧？”虽然商户们不会主动提及小悦悦的事，但总有人有意无意地问起。

当商户们不得不谈到小悦悦的事时，对“18位路人”的表现，他们是这样理解的，“那天这里下雨，雨点打到上面的铁皮顶棚上，声音非常大，有时候我们打电话都听不清楚。再加上天色又暗，也有可能真的没听到，没看到。”这个说法，得到多个商户的认同。

但是，对于五金城被贴上“冷漠”标签，商户们表露出不满。“不是所有人都像那18个人那样，如果是我，我肯定会救。”多个商户这样表态。不过，虽然会去救，但他们不会去碰孩子，“可能会先喊人拦下两边的车，再打电话报警。”

但王磊还是担忧，因为，“做好事也麻烦”。他指的是陈贤妹救了小悦悦之后，被各家媒体采访，“生活被打乱了，不仅她受不了，她的房东也受不了。”



▶小悦悦被碾轧处，有人写了题为《佛山诉》的诗。

像

往常一样，早上8点左右，广佛国际机电五金城的商户们打开档口的卷帘门迎客。

下午6点后，他们收拾好货物，各自散去。

坐在档口内，守着电脑、电话、货物，如果不是因为提货，商户们通常不会走开半步。

10月27日这一天，对五金城的商户来说，只是寻常的一天。

这一天，还是小悦悦的“头七”。

小悦悦父母所在的“瑞鑫轴承公司”档口，卷帘门紧闭，门前放了一束白色菊花。

这是前来探访的记者放下的。来五金城的媒体不止一家，他们来这里，只想看看，小悦悦的“头七”，这里会发生些什么。

小女孩出事的路口，车来车往。虽然每个路口新贴了限速标志，但车速依然很快。

路面，除了一首用红色油漆写的《佛山诉》的诗被来回碾轧外，这里，什么痕迹也没有。

“一切不都已经结束了吗，你们过来干吗？”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说。

全国网民都在关注这个热点，唯独五金城，就像飓风一般，置身事外。

那时没听说谁家丢过钱

占地40万平方米的广佛五金城，有56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商铺2000多间。这个号称全国最大的五金商城，汇聚了